

资本主义所有权幻象的消解 与个人所有制的重建

——马克思《资本论》对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王丽圆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长春 130012)

摘要:“劳动确立所有权”和“自由平等交换”是现代所有权合法性的两个重要支点。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力图论证:现代所有权遵循的一般规范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中已经被破坏和颠覆。一方面,他通过对“资本的生成条件”的历史研究,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前提是劳动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劳动与所有权呈现相互否定的关系,从而消解了资本主义所有权的超历史维度。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本的实现条件”的详细解析,揭露了资本不通过交换、不付等价物直接占有剩余劳动的秘密,进一步解构了所有权“自由平等”的幻象。同时,马克思为资本主义所有权幻象的消解提出了一条可能路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设想,重新定义人和人、人和物的关系,以图实现人真正的自由。这种对财富更高的理解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所有权; 劳动; 资本直接占有; 自由王国

中图分类号: D4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39(2025)04-004-09

引用格式: 王丽圆. 资本主义所有权幻象的消解与个人所有制的重建——马克思《资本论》对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3(4): 35-43.

收稿日期: 2024-11-20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3C7)

作者简介: 王丽圆(1990—), 女, 河南郑州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有权是现代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围绕所有权问题展开的。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在“资本的生成条件”追溯中消解了资本主义所有权在西方政治经济学中的超历史性,同时通过考察“资本的实现条件”,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特有生产方式下产生的“自由平等交换”的所有权幻象,动摇了现代资本主义财产所有权的合法性。

一、在“资本的生成条件”历史研究中消解资本主义所有权的超历史维度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法权信条之一。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揭示了所有权的超历史维度,提出所有权表现形式与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生产方式是紧密相关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主要体现为“资本对他人劳动的果实有永恒权利”^{[1]499},揭示资本主义所有权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生成条件,并以此祛除资本主义所有权的神圣色彩,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着力点。

(一) 对劳动的抽象解读:资本主义所有权超历史维度的根源

“劳动创造财富确立所有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法权直观,也是所有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这种直观和依据的来源可以追溯至洛克自然状态的理论假定。在《政府论》中,洛克为了反对君主专制理论中“上帝将世界给予亚当一人所有”的神学假设,设定了人类公共所有的原初世界,他认为只要个人“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2]17-18}。在洛克这里,劳动是确立所有权的根据,因为人“是自己的主人”^{[2]28},劳动本身彰显着个体对自我人身天然所有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在此前提下,由劳动创造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成果作为自身附属物归个人所有也是毋庸置疑的。

在通常的认知中,所有权需要后天与政治社会相关的法律条文和社会契约来建构,洛克却从先天自然权利的视域为所有权作出了超历史的证明,他认为所有权的产生是先于政治社会的,而人们之所以“联合成为国家或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2]77}。此后,政治经济学家们都沿着洛克的路径和逻辑,把劳动理解为自然状态中假定的一般性劳动,把由一般性劳动确立的所有权视为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任何历史时期的抽象权利和超历史的天然法权。无论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经典开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3]1},还是法国学者西斯蒙第为资本家辩护的语言:“最初的劳动是他的资本产生的由来”^{[4]109},抑或是后来的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西方经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相关理论,都进一步抛开具体社会历史中不同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将劳动和所有权视为“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对此马克思有着清醒的认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对所有权超历史解读是建立在对劳动的抽象理解上,这里的劳动“不仅已经脱掉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越一切社会之上”^[5]。因此,想要为资本主义所有权祛魅,消解其超历史维度,必须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探究劳动和所有权在特定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中的表现形式和特殊性质。

(二) 探究资本(对象化劳动)的生成条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批判

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分解为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资本)的对立,由劳动确立的所有

权具体表现为工人除拥有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相反，资本家凭借资本却“对他人劳动的果实有永恒权利”^{[1]499}。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所有权的特殊表现形式，马克思在更高的历史层次和理论逻辑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解构和透视，他认为：“历史上必须产生或者必须存在种种条件，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设定资本即创造资本的劳动，变成雇佣劳动”^{[1]455}，只有向前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的实践状态，才能彻底揭开资本生成的秘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集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等重要篇章。

1. 劳动与所有权的同一：前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详细考察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如古希腊、古罗马、亚细亚和中世纪日耳曼社会等等）所有权的表现方式，发现所有权在这些社会形式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1]465}。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意味着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的所有权，在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土地是最重要的劳动条件，因而也成为劳动者最核心的财产。马克思还指出，人对各类劳动条件的所有权是“以个人作为某一部落体或共同体的成员的一定的存在为前提的”^{[1]489}，生产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交换价值，而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和整个共同体的生存，是为了实现更大的使用价值。这种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对劳动者个人客观存在和自由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探讨并明确表示：“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6]。在这里，劳动是和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等劳动条件结合的复合物，“这不是劳动即生产的结果，而是其前提”^{[7]147}。为了更进一步说明劳动与所有权的同一，马克思还考察了简单流通领域过程中的等价交换，“在这里，所有权还只是表现为通过劳动占有劳动产品，以及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他人劳动的产品，只要自己劳动的产品被他人的劳动购买便是如此”^{[1]192}。可见，原初意义上以劳动为根据的所有权，包含着个体对自己劳动条件的占有，人对劳动能力的占有，人对自己劳动产品的占有，是前提、过程和结果“三位一体”式拥有的所有权。

2. 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资本的历史生成过程

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实质上就是劳动与所有权相互分离和相互否定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劳动的客观条件不再是劳动者自身的财产，而是作为“非财产”“他人的财产”，也就是“资本”存在。具体来讲，资本形成自身需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对劳动者是土地所有者关系的否定。在这种原始的形式中，土地是劳动者自身的财产，这意味着不仅生产的原料（土地），还有生产的工具（土地作为生产对象）、维持劳动者正常生产的生活资料（土地生长出来的果实），都作为财产及其附属物含括在这种原始的财产形式中，这种完备的所有权关系在资本的形成过程中首先被否定了。二是对劳动者是劳动工具所有者关系的否定。随着手工业在城市中的发展，劳动者凭借自身独有的特殊技能成为劳动工具的所有者，这种所有权关系与小农土地所有关系不同，因为劳动工具不是自然产物，而是劳动者劳动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种把劳动主体确立为所有者的手工业行会与同业公会制度逐渐解体。三是对劳动者自身作为生产条件的奴隶制、农奴制关系的否定。在这种所有权形式中，生产原料、生产工具、劳动本身都不属于劳动者，只有基本能够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属于劳动者。在奴隶制或农奴制度下绝对的统治和隶属关系，为所有原始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埋下了局限性的种子，这种形式在工人与资本对立的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中形式上被否定,实质上却以间接的方式存在着。这是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考察,他认为随着劳动与所有权的历史分离,造就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虽然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却也丧失了原初作为自身财产的劳动条件(土地、原料、劳动工具、生活资料等)。另一方面是资本,与劳动者分离的财产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价值的形式,以独立的价值的形式,与那些已同这些条件分离的、丧失了拥有财产的个人相对立”^{[1]497},这些独立的价值即资本。资本(所有权)与劳动不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原始同一关系,而成为相互否定的关系,自己的劳动产品变成他人的财产,或者说他人的劳动变成了资本的财产。

通过对“资本的生成条件”的历史考察,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历史形成过程,戳穿了政治经济学家们营造的梦幻泡沫: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并不是其辛勤劳动和节俭的产物,而是由资本原始积累对财产权的分离和掠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8]821}。西方政治经济学家用自然权利永恒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所有权辩护的理论,不过是其忽视劳动与所有权分离的历史过程而营造的超历史的幻象。

二、从“资本的实现条件”研究中解构资本主义所有权“自由平等”的幻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所有权分离的交往关系背景下,马克思聚焦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具体过程,即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详细梳理和考察了资本具体的实现条件和实现过程,揭露了资本“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3]505}的秘密,进一步揭秘了资本主义所有权“自由平等”的幻象。

(一) 生产环节:劳动力与劳动资料所有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所有权与劳动资料所有权的对立:一方面,从雇佣工人方面来讲,由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劳动者失去劳动的客观条件成为了自由工人,实际上这只是形式上具备可能性的自由,因为“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把劳动能力与现有价值交换的可能性”^{[1]496}。为了生存下去,贫穷的工人只能选择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参与到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为他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从资本家方面来讲,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身,资本家依赖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和注重积累的致富欲望,“必定已经有了一种积累——出现在劳动之前并且不是来自劳动的积累”^{[1]498}。这种积累代表着资本家对劳动资料(包括土地、机器、原料、产品)的所有权,资本家凭借手中的所有权自发生成了一种“权利”,即驱使工人劳动,并合法占有工人劳动产品的权利,这是资本不断实现自我增殖的前提。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对立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成了这样:资本不仅使工人生产创造出维持自身存在和再生产所需的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还促使工人生产创造出实现资本家利润所需的剩余的生产资料和原料。这部分剩余的剩余的产生与劳动力的特殊性有关,当劳动作为有具体目的有用劳动来生产使用价值时,这种行为往往能够创造出资本盈利所需的剩余价值,因为“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发挥作用或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8]226}。其中,劳动力维持自身所消耗的生活资

料的价值与劳动力创造的商品价值之间存在价值差额，这部分差额就是劳动力作为商品所具有的独特使用价值的特征。

（二）交换环节：所有权的让渡与欺骗

工人与资本家的交换，从形式上看是遵循资本主义市场一般等价原则完成的，这与任何普通商品的交换并无不同。其中，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卖者，凭借自身对劳动力的所有权，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工人通过一定的体力、脑力消耗为资本家生产商品），以此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即维持工人和家庭成员基本生存和惯常生活水准所需要的工资）；资本家作为劳动力的买家，凭借自身对劳动资料的所有权，让渡其中一小部分货币化资本作为支付给工人的报酬，以此来购买劳动力的使用权，从而进行组织和扩大再生产。但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增殖过程之后，马克思指出，等价交换“仅仅是这样一种生产的表层而已，这种生产建立在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上。这种交换制度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而且，如果把它同资本分开来考察，像它在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把它看作独立的制度，那么，这只是一种假象，不过这是必然的假象”^{[1]505}。

为什么是必然的假象？这句话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等价交换是假象”，二是“这种假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出现的”。第一，“等价交换是假象”。对等价交换的理解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资本通过吮吸工人剩余劳动来无限增殖自身的方式。如前文所述，劳动力商品有着其他商品没有的特殊性，即其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存在价值差额，这就是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但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篇章中详细举例说明了“资本如何生资本”：假设资本家先预付 10000 镑资本投入生产，带来 2000 镑剩余价值，接下来资本家将 2000 镑剩余价值重新投入生产，又带来了 400 镑的剩余价值……依此类推。如果说 2000 镑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凭借“预付资本”以及支付工人工资为代价平等换取的，那么 400 镑剩余价值情况完全不同，这里“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无酬的他人劳动产生的”^{[8]672}，一方面预付资本 2000 镑是由工人无酬劳动创造的，另一方面雇佣工人的工资也是从工人自身创造的 2000 镑价值中抽取的，所以这绝不是等价交换，而是资本家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8]672}。通过翔实论证，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表象，可以说等价交换的“自由平等”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被完全颠覆。第二，“这种假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出现的”。假象必然出现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所有权分离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在原初意义上，“等价物的交换好像是以个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为前提的”^{[1]510}。在劳动与所有权原始同一背景下，每个人通过劳动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在交换过程中，以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等价物，从而获得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获得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但是在资本主义特定的交换背景下，等价交换的所有权前提被破坏，“劳动同劳动相交换……是以劳动者一无所有为基础的”^{[1]511}，相应地也是以资本家对资本的占有为基础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等价物的交换转向自己的反面……表现为不通过交换不付给等价物而占有他人的劳动”^{[1]510}的假象。

（三）分配环节：私人所有权的对抗

与马克思对生产问题的重视不同，分配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他们看来，分配方式和分配原则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社会生产各要素只有在分配中才能得到最确切的表现。

具体来讲,资本主义社会主体主要是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类人群,他们根据自身在生产过程中投资的生产资料,即劳动力、资本、土地,有权利要求对生产成果和产品进行分配,最终工人分配得工资,资本家分配得利润或利息,土地所有者分配得地租。这类分配结构造就了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类人群三种不同的排他性的私人所有权。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不仅生产决定分配,同时分配也决定生产,决定生产的分配不是劳动成果的分配,而是生产客观条件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社会地位的分配。对普通工人来说,“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从事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7]20}。可见,这类分配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历史生成有密切关联,是历史塑造的劳动力所有权与劳动资料所有权分离对立的现实表现。因此,政治经济学中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类人群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实质上彰显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力所有权的对抗,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瓜分和榨取。不仅如此,生产资料所有权还建构了工人对资本家的社会从属关系,资本家通过操纵控制劳动供求规律,生产出雇佣工人相对过剩的人口,从而使“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8]881},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经济手段、利用经济规律对私人所有权实现的隐秘的侵犯。

(四) 消费环节:所有权引发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

消费是整个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最后环节。在消费中,产品才得以脱离社会生产运动,成为个人享有、占用、消耗的对象。可以说,消费在西方政治经济学中实际上是“物主体化”^{[1]30}的过程,是物凭借其使用价值满足人类个体需要从而实现人自身再生产的过程。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仅仅是肤浅的表象,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认为消费并不完全是个人主观意见的体现,因为“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9]86}。可以说,消费是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由生产决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一方面,消费与社会分配有着直接关联。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抗性分配关系中,少数资本家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和生产利润,而大多数工人群众或是仅占有微薄的工资,或是作为过剩人口处于失业贫困状态。这种分配关系会导致社会消费不足,因为“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10]。另一方面,消费根本上是受社会生产限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为了攫取更大的剩余价值,为了满足资本无限积累的欲望,资本家必须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更新换代频率、改进生产技术等,最终使市场陷入了无序竞争的状态。在无序竞争下,其他市场参与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被迫卷入扩大生产的竞争中。但是生产力越发展,与狭隘的消费基础矛盾就越大,整个社会出现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所有权遵循的“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换规则,其实不过是“生产的表层”和假象,掩盖了资本直接占有他人劳动的所有权实质。所谓自由,不过是以劳动对资本的绝对从属来保证的一种虚假的自由;所谓平等,背后却是资本不付出任何等价物而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掠夺和侵占。

三、重建个人所有制——超越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可能路径

如何超越资本主义所有权幻象?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

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8]665}。也就是说，只要还处在资本直接占有劳动的这种所有权结构之下，超越就无从谈起。因此想要超越，就必须破除虚假资本所有权，重新构建新的所有权理论。

这种重新构建既不是要“另起炉灶”，简单地、非历史地否定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重建一个空中楼阁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炒历史冷饭”，重建“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的小私有制，而是否定之否定，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1]832}。

（一）重建个人所有制意味着重新定义人和物的关系

在资本直接占有劳动的所有权背景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但不劳动，直接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无法单独进行生产，必须出卖自身劳动力。因此在劳动条件和劳动相分离的前提下，人和物的关系是相悖的，“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拥有的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11]227}，物作为对象化的劳动与劳动对立，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和他人的财产而存在。重建个人所有制，意味着建立一种劳动条件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所有权关系。一方面，从社会角度看，要建立一种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所有权。因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劳动就有了物质基础和物质保障，这为劳动从异化、异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奠定了前提预设。另一方面，从个人角度看，要建立个人劳动所有权。其中，人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劳动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劳动产品是人自由的创造物，是人个性的一种对象性、感性直观的表达，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物品。在这里，所有权表现为人与物的统一。

公共性质的生产资料共同所有与排他性的个人劳动所有权并不矛盾，而且互为表里，每个自由人自由劳动构成的劳动所有权，是由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并保障的，这样就能排除因为没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不得被迫出卖劳动力、被迫接受资本的权力约束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明确表示，“这种直接供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我们绝不打算消灭它，因为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东西能为什么人造成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力”^{[9]481}。

（二）重建个人所有制意味着重新定义人和人的关系

在资本直接占有劳动的所有权背景下，人作为利己的存在，把他人降低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当作资本增殖的手段，为了获取更大的交换价值，不惜欺骗、剥削、掠夺和奴役他人，“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12]。新型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协作基础上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类生活的相互补充关系，我的劳动产品一方面是我自由本质的实现，另一方面能够满足他人的需要，因此“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13]。人与人之间掠夺和剥削的关系不复存在，社会变成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中每个人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里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的——自由王国。

（三）驯服资本——重建个人所有制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这一构想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开放性，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行的基本所有制是以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所有制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不一样,所有制是根本的,但是所有制形式可以是多元的、复合的,非公有制经济为丰富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出了突出贡献。这项基本的经济制度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智慧——在利用资本的同时驯服资本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作用的同时,克服市场的盲目和任意,最终达到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原则的辩证统一。与西方现代化建设寻求资本私利的满足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富裕为生产发展目标,要求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种共享从来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抽象的、空泛的终极目标,而是一种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所有权表征着人和物的自然关系,表征着活生生的人和他劳动的对象化关系;所有权也表征着人和人之间社会交往关系,表征着人在真正的类生活中相互补充、相互证实的本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超越“以市场为中心”的所有权,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所有权,使人和物、人和人的本真关系回归,促进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实现。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为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自由王国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创造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结语

消解资本主义所有权的虚假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目的。这里的“批判”并不是无差别地否定个人对财富的正当所有,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性分析来证明:所有权依循的一般规范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掩盖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规律的幻象。通过对“资本的生成条件”和“资本的实现条件”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意识形态和法律上,他们把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硬搬到以剥夺直接生产者为基础的所有制上来”^[4]的虚假性和欺骗性,给予了资本主义以致命一击。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批判的维度,而是在更高的理论层次和更新的理论理解中提出在未来社会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设想,通过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和个人劳动所有权的建立,劳动与所有权重新实现更为具体的统一,这为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质言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流俗意义上那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相反,它超越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形式批判维度,从“人类社会”和人普遍发展的历史高度对资产阶级的财富本质进行反思,达到形式与内容、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192,417,455,465,489,496-499,505,510-511.
- [2] 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7-18,28,77.
- [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505.
- [4]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9.
-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23.
-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74.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 147.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226, 665, 672, 821, 881.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86, 481.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六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273.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27, 832.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1.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37.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九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44.

The Dissolution of Capitalist Illusion of Ownership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Ownership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 Criticism of Ownership in Capital

WANG Liyua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Labor establishes ownership" and "free and equal exchange" are two important pillars of the legitimacy of modern ownership. In *C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s, Marx, employing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ried to argue that the general normative principles governing modern ownership in capitalist social relations had been undermined and subverted. On the one hand, he demonstrated through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generation conditions of capital" that the historical premise of capitalist society is the separation of labor from its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that labor and ownership are mutually exclusive, thus dissolving the transhistorical dimension of capitalist ownership. On the other hand, by providing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realization conditions of capital", he revealed the secret that capital directly appropriates surplus labor without equivalent exchange, further dismantling the illusory nature of "free and equal" ownership under capitalism. At the same time, Marx proposed a possible pathway for the dissolution of capitalist ownership illusion - the idea of rebuilding individual ownership, redefi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objects, in order to achieve true human freedom. This higher understanding of wealth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practice.

Key words: Ownership; Labour; Direct Appropriation by Capital; Realm of Freedom

编辑: 张莉